

巨澜

曹树莹题



曹树莹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巨 澜

曹树莹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澜/曹树莹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7

ISBN 7-5033-1124-X

I. 巨… II. 曹… III. 诗歌-长诗-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5772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75

印数:2100

定价:10.00 元(膜)

目 录

程步涛/1	跃上波涛的激情（序）
5	巨 澜
刘俐俐/105	激情托起的“巨澜”（跋）

跃上波涛的激情（序）

程步涛

1998年长江第六次洪峰到达沙市江段之际，我接到树莹从黄石段江堤上打来的电话，说沿江军民正全力与洪水进行搏击。

已近午夜，我铺开地图，从图上看，洪峰到达黄石还有一些时间。进入夏季以来，全国人民的视线几乎都投在了长江上，我社《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编辑带着从全军各大单位召来的作者已于日前奔赴灾区。树莹是一位很具实力的部队作者，且就在长江大堤上，按说，他应该在编辑部开列的名册中，但没有。因为他从西北调至黄石不久，又是武装部门的一位

负责人，此时，要不分昼夜地在堤上组织抗洪，把他抽出来，无疑于从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撤下一支部队一般。电话中，树莹没说一句与创作有关的事，只是说想到我可能希望知道长江当前状况，无法说清全流域的情况，说说黄石段，以一斑窥全豹吧。然而，洪水尚未退去，他寄来了一部两千多行的长诗，还附一短筒，说是在抗洪中利用一些空隙，零零碎碎地记了一些感慨。

洪水退去后，《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又组织了一些作者去了灾区，这次的成员是军队的诗人，树莹也在其内。洪水已消，陆地重现，被大水浸泡了数十天的房屋、树木、村庄和良田，用自己满身的伤痕水渍，叙述着令人心颤的往事。这一创作活动的组织者回到社里后，向我讲述了站在那棵被一名将军和他的属下攀援了整整一夜的树下时的感觉，那棵树是为抢救群众累得精疲力竭的军人们觅得的一叶方舟。他说，他们静静看着、抚摩着那棵树，想象着那些风骤雨狂的日子。

那棵树是1998年长江抗洪中一个独特的标志物，曾无数次在电视画面上向全国人民展示过。

那棵树的命在洪水中耗尽。社里那位同志说，他们抚摩时它已经枯了。

如今，树莹的这部长诗就要出版了，希望我能为之写序。

我想起那棵树，一棵见证了一次风雨、一次劫难、一次抗争的树。不同的是，它是在风雨中孕育的，在劫难中成长的，在抗争中一显风华的。它的生命是数十万军民的英勇抗洪史，它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显现的伟大精神和崇高气节。它的诗句是在筑堤的号子中采撷的，它的激情是从飞溅的波涛中捧起的，它的思想是血和汗凝聚的，它的音韵是数十万伟大的生命撞响的。比起时下那些句式怪诞、思想乖戾、情感悖逆的诗作来，这部长诗，朴实的多也大气的多，真切的多也扎实的多。对于这场近于灾难的伟大斗争，树莹以他的诚恳，抒写对抗洪军民的景仰；以他的真挚，对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进行深深的思考；以一位军人的正直，鞭笞大堤之下的阴影……这些，使得这部长诗厚重起来。这厚重，使得它成章时的某些急切、思维的某些不甚严谨、结构的某些欠缺，都显得不重要了。

这样的诗，不会枯萎。

一九九八年的抗洪斗争已经以它的胜利载入史册，它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思考是永远的。作家和诗人的思考则是他们的作品，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树莹的这部长诗是他交出的答卷，这份答卷合格。

1999年3月

1

是在深夜 是在脆弱的叶子
把自己荫蔽得趋于消失的时刻
是在深夜 是在我们鼓胀的白帆
从梦的港口正驶向大海的时刻
是高高的树梢鸟儿沉睡的时刻
是低低的草丛幼虫冥想的时刻
是月亮听不懂黑色语言的时刻
是萤火虫把自己当作太阳的时刻
是天与地印证伴侣关系的时刻
是默契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刻

你听 你听 那是什么声音
是什么声音 胀破了夜的

空气

寂静的军营一下子惊醒了
军号 像一道闪电
照亮了我们刚刚诞生的梦
有些羞涩 有些不好言说
犹如刚刚到来的爱情
柔润新鲜并且深刻
在这充满火药的呼唤中
大家迅捷而有条不紊

操场被我们称为马蜂窝
我们这些马蜂从走廊一涌而出
一个接着一个 一排接着一排
一连接着一连 一营接着一营
秩序井然 只是脚步啪啪直响
只那么几分钟时间
操场站满了军人
蜂房的马蜂各就各位
集结完毕 准备出击
在最高首长出现之前
我们不免交头接耳
是去执行任务 还是一次

重复千次的紧急集合
把握紧的拳头
再次打在无边的空气里

可硝烟早就熄灭了
染血的旗帜成为传统
在连史室孤独地摇曳
我们这些训练有素的马蜂
找不到可蜇的对象

我们浑身是茧
像一只爆裂的石榴
成熟的果实 摆不上战争的宴席
一次紧急集合
就是一次失望
只好等待 在下一次
吐出我们的利箭
可下一次紧急集合
依然如故 我们的某些迟钝
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然后又把它当作毛病
坚决地铲去
在千次失意中体验一次辉煌

这是我们的遐想
我们不断地这样宽慰自己
我们的触角在一次次碰壁之后
依然敏锐 依然冥想
一种胜利的语言

黑脸团长出现了
他神色庄严 情绪激动
他是我们崇拜的蜂王
蜂群立刻停止了嗡嗡
他的命令像一道电光
从一双双桀骜不驯的脸上掠过

哈哈
我们被时间囚得太久了
连绵不绝的岁月虽然完整无缺
可平淡得令我们几近绝望
我们的等待长久而又惨烈
无花果历经每年的秋天

我们是植物 在野外
生长 并历尽风雨
我们默默地成为泥土 成为

磁性的土地的一部分
让手臂搂住脖子的城市
生长出来 为新的花园
献出我们的钟情和浪漫
沉浸在梦里的是我们的执着
风蚀在岁月的是我们的青春
站在东方 我们遥望长空
与太阳一同升起来的
是我们军人的
灵魂

军用卡车风一样离开营区
没有人为我们送行
深夜是属于眠床的
那些随军家属
把我们神圣的行动
看作一次普通的演练
宽得不合比例的床上
女人的胳膊挽着的 只是
一只柔软的枕头
她们习惯了 相信那些
门板一样的身躯 马上就会回来
惟有饱经沧桑的营房

满腹心事 凄清得一言不发
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远去的背影

2

长江啊 这就是我的长江
我掠过千山万水
在这个雨量丰沛的午夜
面对你

你有毁灭一切的能量
也有创造世界的才华
你钢铁的线条
弯曲在广袤的原野
你的力量冲刷出一种语言
在自己不断的自毁中
又重新堆积语言的高度

远在侏罗纪 当星辰照耀大地
古地中海大规模地后退
当海水消失 当造山的雷霆
跌落在横断山脉 当彩虹

悬挂在秦岭与云贵高原之间
在那些地方 古地中海
遗落下云梦泽 巴蜀湖
西昌湖 滇池 这是历史的镜子
是冰雪凝聚的蓝色宝石的玉盘
它们星光一样闪烁 从东向西
黎明带着缠绕的晨光
跌跌撞撞奔向地中海
这就是你啊 长江
这是你最古老的雏形

长江啊你蓝色的火焰
我想象不出你的晶莹
你以怎样的蓝天做你的裙裾
怎样的白云做你的瞳仁
你看到了随之而来的白垩纪吗
燕山运动使四川盆地上升
洞庭盆地下降 失去平衡的山川
开辟了你前行的道路
但道路依然是艰难的
感谢喜马拉雅山
在你被重山围困的时候
拉你一把 再一次的造山运动

是这个巨人发起的 天崩地裂之后
冰川出现了
峡谷出现了
平原出现了
长江啊扭头向东
渐渐生长 发育 成熟
洋洋六千三百公里长啊
中华民族的一根动脉
亚马逊河 尼罗河
密西西比河的兄弟

我探索过你的源头啊长江
你的冰冷和清澈使我神志清新
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巍峨横空
那是你威严的父王
各拉丹冬雪山冰清玉洁
那是你坚贞的母亲
数十条现代峡谷冰川
还留着原始的童贞
一片洁白的世界是你的襁褓
太阳是你的助产士
后来成为你永远的情人
你一出世便极目万里

一路拨动着迷人的和弦

后来 你用萌生的牙齿
坚硬的形体 血清的长剑
摧毁着那些颤动的险峻
你每年将一万亿立方米的血液
喂养大海 你在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
流域 建立你的富庶和繁华
一切都经过你的流散
一切都经过你的堆积
一切都在你身上颤动
你一路经过的地方 都留下
黑色的头发
黄色的皮肤
母语的基调
人体的曲线

长江啊 你是土地上的英雄
你更像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
一棵历尽沧桑的大树
一棵滋养大地的大树
一棵燃烧火焰的大树
一棵花瓣明亮的大树